

清风不识南北

白瑞雪

宴不归,其实他既不贪杯也不爱唠嗑,只是喜欢把一桌互不相识的人召集到一块儿,目光慈爱地看着大家寒喧扯淡,笑而不语。

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归于文化的不同。基于种种不同,当南人遇见北人,自然有融合也有冲突。

中国的南北之界一说黄河,一说长江,东北人认为山海关以南皆南方,而在很多香港人眼里狮子山以北通通是北方,更广为认可的是秦岭——淮河一线,这条地理分界线与“北面南米”的饮食分界线大致重合。

于餐桌察南北,很有意思。当年去哈尔滨出差,吃早餐,接待方颇为体恤地说,早上咱就不喝酒了,来点啤酒吧。河南的“端酒”,更是一场全人类共愤的霸道战争。若饭后置于南方或一桌多为南方人,这战场就温柔得多,绝少有尸横遍野的惨剧——根据那个流传甚广的段子,上海人死活不喝,最后被劝急了:“来杯啤酒,喝死算了!”所以酒桌上对于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你一点也不像个上海人。

除去推杯换盏的态度,盘碟之间也尽显南北差异。东北的杀猪菜,河南的大烩

事。突然有一天,英国人偷懒没去扫雷,于是,第二天准时出现的德国军舰被自己布下的水雷生生炸沉了,落水的德国指挥官获救后,向英国人发出愤怒质问:“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

一个慵懒糊涂无心插柳,一个精打算计却往人算不如天算,这个故事里的交战双方像极了被我们脸谱化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地域论看上去似乎是血统论的一个翻版,但实际上,中国大地经过千余年连绵不息的迁徙,多少北人成了南人,南北质地早已不分你我,共同沿着进化论的方向物竞天择。

别忘了,四川话是被纳入北方语系的,据说它差点成为普通话。想象着人民代表大会里共商国是的代表们一片“要得,要得”,那该是多么掷地有声的盛况啊!

非常文青

慢性子的树

李星涛

在堤上闲走,见一棵枣树从堤坡下长上来,黑铁似的枝头顶端,已吐出一簇簇新嫩的绿芽。枣树是淮北平原上发芽最慢的树,一旦这位“冷脸人”也在空中滋生出一朵朵小巧的绿云,树的世界就可宣告发芽工程的结束。打开手机,查看万年历,节气正好是谷雨后第三天。与柳树相比,枣树发芽整整迟了67天,真是慢性子!

还有香椿、楝树、国槐……这些发芽慢的树,不仅性格相似,发芽的方式相似,而且还都属于长得慢的一族。这些树没有十年以上的年龄,是根本舍不得砍伐的。除非家里遇到了天灾人祸,或者那家后代是败家子。国槐和香椿这两种树在乡下是常被选作做寿棺用的。所以,平原上有个传统:一旦结婚成家,另立门户,马上就会在院子里植上几棵国槐和香椿,以备百年或者家道衰落时使用。平原上长得快的树木有白杨、柳树、泡桐、枫杨、臭椿、法桐……这些急性子的树种,数白杨长得最快,三五年即碗口粗,钻入云霄了。

树的年龄是轻易不给人看的,让人看到的时候,树就死了。当年轮滚滚而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会明白长得慢的树和长得快的树各自是如何收藏各自经过岁月的。

白杨的年轮颜色较淡,间距较宽,木质较疏松,所以不被看重,常被用来造纸,或者锯成薄板,做简易工棚的房色和建筑工地上的扣板。只有贫穷的农人才会选上几根挺直的,作为新房靠近房檐的椽梁用。香椿、楝树、国槐、枣树等树木的年轮,一圈挨着一圈,就像是圆圈画出的那么匀称。枣树纵向剖开的木板上,还可看出年轮上抛出的密集的紫红的弧线,宛如早晨太阳刚冒出的弯眉儿。人们喜欢用槐树制作耩子,用枣树制作犁把,用香椿和楝树制作衣柜、椅子等家具。父亲在世时,喜欢用枣树做边柜,香椿做膛子,槐树做腿子,为我们姊妹五人做大桌子,作为嫁妆或结婚的礼物。大桌做好以后,刷上三遍桐油,再用细砂纸打磨几遍,便油光闪亮,四平八稳。枣树的边柜,固若金汤,叩之,有紫荆的声韵。香椿的膛子,清香扑鼻,暗红的颜色,一片吉祥如意。槐树的腿子,似四根擎天铁柱,稳如泰山。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将其当门摆开,端上大鱼大肉,饮酒闲话,那场面是多么古朴,传统,典雅,排场。

多少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慢性子的树,从它们的生长经历中,我学会从容和淡定。

微语绸缪

读白瑞雪的文字又勾起我的那一点好奇,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是胶东人,他们第一次见面该是怎样一种忍俊不禁的情景啊。这却一点不影响我,在南腔北调的氛围中,见证他们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慢性子的树》,通篇弥漫着诗意。

“树的年龄是轻易不给人看的,让人看到的时候,树就死了。当年轮滚滚而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会明白长得慢的树和长得快的树各自是如何收藏各自经过的岁月的。”

读完顿感当下的人生太快了,快得根本没有时间去观察一棵树的发芽,成长,也没有时间等待落日把一片云涂成彩色。快得我们没有时间交谈,只是盯着小小的手机屏幕,刷屏的速度越来越快。据说,有一个新词“Phubbing”被悉尼大学一帮语言学家杜撰出来,专门用来形容时时刻刻低头看手机,冷落了身边的朋友和现实生活的新人类们。

这样想想吧,当上天已经把最美的创造放在你面前,你却看也不看一眼。那匆匆而过的人生里,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他东西?

慢下来,慢下来也是一种文学精神。

真正的文学,会促我们自省,用理性之光照亮悲观、沮丧和迷惘,让灵魂充满安宁、慈悲、勇气。

所以,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眼光,也不是广博的社会关系和约稿能力,而是一颗可以与美好共鸣的心!

一颗可以与美好共鸣的心!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家变

徐宁

自去年开春以来,老于头就感到腰出了大毛病,疼痛加剧,而且伴随着腿脚麻木,有时如同灌了铅才步难行。老于头以为不过是腰肌劳损或风湿一类,就常到村里药店买几片止痛药凑合一下。

大家都以为农村人壮实,不像城里人不是高血压、高血脂,就是糖尿病,没一个好人。其实,农村人的健康状况远不如城市,只不过没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许多人一生从没做过体检,直到某病到了晚期,才知道这根早就种下了。

这天,老于头从山上下来,下肢突然没了感觉,腿一软就从坡上滚了下来。老伴慌了神,赶紧送到县医院,初步诊断为退变性腰椎管狭窄。尿检也有问题,含有血红细胞和阳性蛋白,是早期肾病的特征。

老于头今年65岁,老伴比他还大三岁。是当年老人说定的亲事,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其实是包办婚姻,两家大人有利益交易,媳妇小了说小的好,大了就说大的好。女大五,还赛老母呢。甭管怎么说,日子过得还算和睦,一共生了三个孩儿,糟蹋了一个,活下来俩。往往有这种情况:家里越穷,孩子越能。姐弟俩都特聪明,先后考上大学。正好差4岁,两人的学费全靠老于头两口子土里淘金,一供就是8年,等于进行了一次抗战。

姐弟俩毕业后一个落户在天津,一个在青岛,都孝顺,每月寄回500元钱。按理说,应该松口气,好好颐养天年了。但干惯了农活的老于头就是闲不住,还经营着10亩庄稼地和3亩果园。种庄稼要多样性,冬播有麦子,春播有玉米、红薯、花生,夏播还要赶种一季总称为“麦茬”的营生。赶农时,抗旱涝,除旱治虫没完没了。果树更麻烦,不说剪枝、施肥等繁琐,单说花儿一落,要一个骨朵骨朵地套袋,下树之前晒红,又要一个一个摘下来。农家无闲日,收农人倍忙,甚至一天要20小时以上。年过花甲之人,不累病才怪。

老于头有病不让老伴和儿女们说,但到这种地步,老伴怕落埋怨,偷偷通知了俩孩子,不到一天,双双赶来了。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张罗转院,儿子坚持青岛,女儿执意天津,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就到外边协商,儿子最终让了步。

老于头坐上了女儿的车,奇怪的是老伴和儿子没有陪同,问原因,娘俩说有事先回去一下,随后赶到,老于头也没往心里想。

老于头到了天津,还没进医院,病状出人意料地减轻了,来时是被抬上车的,到地儿后竟能自

流年碎笔

最后的奇迹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太过古老,几千年的反复耕作使它疲惫不堪。在“伐檀”的坎坎之声里,河之水由“清且涟漪”变得浑浊如浆,由水势浩大如“天上来”到今天纤如一线。

它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有些典籍上说,三千年前,也就是甲骨文时代,这里还是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那时的人们过着渔猎生活,河滩和树林比比皆是。今天,走在干涸的土地上,难以摆脱沉重的心情。没有树林,只有间或一株株,或一行行大大小小的树木;没有河流,只是偶尔有一道阔大空疏的河床,要么没水,倘若有一点水流,也早已呈黑褐色,臭气蒸腾,叫人不敢向迩。剩下的只是一片片裸露的黄土,或者一方一方生长的庄稼,整齐划一,千篇一律。

这片土地如同一位老人,太多的苦难和辛劳,耗尽了她的体力和心力——苍老,沉重,衰颓;又像一株老树,也许未被虫蛀,却因久在斧斤斫伤之下挣扎,难以再生出一枝新芽。已经到了这种境地,我简直不敢期望它还能长出庄稼,长出瓜果。

然而并不。二 干涸疲惫的平原土地上,有时居然还能开出鲜花。油菜是大面积栽培的。上年秋末播种入土,熬过一个冬天之后,小苗在春天的田野上生长,凭借冬天气里养成的根系,几乎用不着灌溉,干涸的土壤里稀薄的水气似乎就足够了。它碧绿的叶子伸展开,一根根茎挺出来,茎上的枝枝杈杈,都生出一串串的花蕾,开出一朵朵的黄花。油菜开花很早,比野草都早,甚至比蒲公英还早。当然,如果仅有一朵油菜花,那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说不上美,但是,它是几十亩上百亩栽培的,而且是成百上千的花同时开放,这就形成了一种气魄,形成一个花之海洋。那铺天盖地的花啊,堪称造物的大手笔,在色彩的运用上,更让人感到上帝的无所不能,在造物的宏大气魄面前,再豪迈的画家也有点小儿科了。

如果说油菜花让人感到一种奢侈,那么,面对盛开的桃林,你就不不能震惊于它的娇艳。汉字里面,我一向不喜欢“艳”这个字,平时尽量避免使用它,但是,用

来形容桃花,再也找不出更好的词了。我是在一个薄云의早晨来到徒骇河看桃花的,自行车下了柏油路,在黄土堆积的路面上颠簸,路边是早春的枯草,远还是耕起或未耕的土地,以及灰色的村落。徒骇河大堤宛如一条长龙,横亘在广表的平原上。就在这堤内堤外,甚至大堤之上,辛勤的家人铲平了一块块土地,砸碎了坚硬的土块,种上桃树。这些桃树都不高,树冠也不大,但都是经过精心修剪的,枝条的伸展也是精心设计的,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寸阳光。我们到的时候,桃花尚未进入盛期,一小部分花开放了,多数还是浑圆的蓓蕾。但是,远远看过去,已经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桃红,兀立在灰黄的天地之间,那红色之艳,之浓,简直不可思议。桃叶刚刚吐出一点子信子,是一星新鲜的绿,更多的还是一簇簇,一团团,一枝枝,一树树鲜红的花苞,那花之多,叫人怀疑那是不是真的;那花之艳,叫人只能慨叹造化之功。

干涸的土地上能够开出娇艳的桃花,已经是不可思议,那么,当你看到黄土地上——一树树梨花,你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桃花是极艳丽之能事,梨花却淡雅到了极点。二者的不同还有,如果只有一树桃花,那末必不美,却不像盛开的桃林更能动人;梨花却并非如此。人们观赏梨花,总是去面积最大的梨园,找花事最为繁盛的地方,但我觉得最为动人的地方

读史札记

官员“治庸”,不独为当下的“热词”。古代“庸官”比比皆是,于是历代王朝都重视“治庸”,尽管多数乏善可陈,但有时也能让我们眼睛一亮。

要了解古代“治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公办公区和生活区相隔远,当时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已是“逼夜”了。

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正常情况下每天如此,所

治庸“流行”打屁股

李志刚

谓“君王不早朝”,那是例外。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官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不赘述。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夜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

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此事如在现在,应属因公殉职并要给予抚恤了。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但他的做法似乎更有

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现以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部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表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庸,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